

日本当代银行小说系列

起死回生士

[日]

江上刚

杜勤 李喆
译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死而復生

〔日〕江上剛

杜勤 李喆 著
譯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起死回生 / (日)江上刚著；杜勤，李喆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5

(日本当代银行小说系列)

ISBN 978 - 7 - 5327 - 4504 - 3

I . 起… II . ①江… ②杜… ③李… III .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 I 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7663 号

起死回生

Copyright ©2003 Go Egami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2003 by Shinchosha Ltd, Tokyo, Japan.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Edition Copyright ©2003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China.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from Shinchosha Ltd.

License arranged through the J・Media & Publishing Co., Ltd, Japan.

图字：09 - 2004 - 581 号

起死回生 [日] 江上刚/著 杜勤 李喆/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顥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158,000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7,000 册

ISBN 978 - 7 - 5327 - 4504 - 3/I · 2553

定价：2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 - 57602918

目录

序幕	001
第一章	臼井久贵的情况 007
第二章	若木丰的情况 039
第三章	矢野达也的情况 069
第四章	古川总司的情况 102
第五章	暗流涌动 122
第六章	风云突变 156
第七章	忧郁 186
第八章	苦恼 208
第九章	泾渭分明 223
第十章	真相大白 236
第十一章	柳暗花明 263
第十二章	走向未来 275
终 章	各行其道 290
尾 声	299

序 幕

看走眼了——人生有时确有这种情况发生。

邻居家无可救药的顽童长大成才，突然像模像样地登门问候，而显赫一时的人则落魄潦倒地流落街头。这时，不禁会大叹道，这人可是看走眼了。对对方的成见顿时土崩瓦解，精神上也摇摆不定起来。见到臼井久贵时，若木丰正陷于这样的状态。

若木走近安放在食堂咖啡角的自动售货机。被审计人员严厉盘问后，他想喘口气。银行的黄毛小儿竟然毫不留情地盘问自己公司的经营情况，对此与其说是恼火，不如说是感到心焦力瘁。

他把一枚硬币投进自动售货机，“咣当”地发出金属碰撞声后，出口处落下一罐咖啡。弯腰去取时竟不由自主地“嗨哟”了一声。可真是老了。喝咖啡时单眼皮的细眼睛眯得更细了，另一只手捋了捋白得很明显的硬质发丝。

咖啡角下午六点很安静，但中午时分嘈杂得仿佛是涩谷和新宿的街道挤到了一起，香烟的烟雾四处弥漫，交谈声、笑声到处都是，汇成了噪音的漩涡。

若木望着正在休息的稀稀拉拉的银行职员，每个人都像在拒绝他人干扰似的沉浸于孤独之中。突然，他的目光停在了一个男人身上。这个男人目不转睛地盯着放在桌子上的罐装咖啡，那样子宛如在向咖啡诉说着什么，弯曲着的后背透露出一股莫名的

凄凉。

“这不是白井吗！”

若木禁不住叫出声来。然后他又慌张地捂上嘴环视四周，担心自己的惊叫声会打破这一片寂静。幸好没有人投来责备自己的目光。

再一次定睛细看，真的判若两人，变化之大让他感到发晕。上次见面是两年前的同期会。当时他虽然也很消瘦，但记忆中面部还是肉乎乎的。但是，眼前的这个白井瘦骨嶙峋、脸颊凹陷，早已不是以前的他了。这究竟是怎么了……

若木一只手拿着咖啡，向白井的座位走去。白井没有察觉，头也不抬一下，只是一动不动地盯着那罐咖啡。

“白井、白井……”若木招呼道。

白井慢慢抬起头来，半信半疑地盯着若木看了好半天。干瘦的脸颊上，大睁的眼睛格外醒目，眼白充血，看上去红红的。

“我是若木啊。好久不见了。”

“啊，是若木，怎么这个时间……”遇到老朋友倍感亲切，他表情松弛了一些。

“我可以坐在这里吗？”若木不等白井回答，就坐在了白井对面，“你可真是瘦了……”

若木没有说出下文，因为他觉得白井消瘦得不正常。

“是吗？真的那么瘦了……？”白井慢慢地摩挲着脸颊，自言自语似的说道，“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彼此彼此啊。”

“你看上去好像不错啊。”

“哪里啊？我也是被审计叫来的，惨得很。现在的公司并不是我自己情愿去的，可对方说话的意思就好像是我把公司搞糟的，真气人。”

“你是……搞时装业的吧。你们那一行也很艰难?”

银行介绍若木去一家叫做“纽约社”的时装企业任常务董事，于平成7年(1995)从银行正式调出。

“是个叫纽约社的中小企业，原本是很不错的地方，可现在却遭遇风暴了。”

“风暴……我那里是建筑行业，与其说是暴雨，不如说是塌方吧。”白井为自己的打趣苦笑了一下，若木也跟着笑了。

“是黑川建设吧。情况不妙吗?”

白井微微点了点头。

黑川建设是个竣工额高达一千几百亿元的大型建筑集团。白井和若木同一年从银行调出，现任副社长。

昭和42年(1967)，两人同时进入东亚银行。东亚银行虽然也算商业银行，但规模只不过略大于地方银行，被称作中等银行。若木从东京一所没什么名气的私立大学毕业后进入银行。在总行里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经历，只是在各个营业部轮值，白井的经历也不相上下。

平成14年(2002)1月，东亚银行与财阀系统的大型商业银行菱光银行合并，改称东亚菱光银行。大规模合并引起了轩然大波，而媒体的论调多数是说菱光吞并了东亚。

“银行的脑子里只有金融厅^①，一个劲儿说这样下去无法通过金融厅检查。让人家一会儿卖这个，一会儿卖那个，全是变卖资产的馊主意，可我从未听说过哪家公司是靠变卖家当发迹的。真想问问他们还有没有什么更有效的建议。合并才几个月，东亚银行可是完全变了。”

若木喝了口咖啡。明明挑选的是甜咖啡，他却感到一阵苦涩。

① 日本主管金融的中央行政机构。

“不是东亚银行了，是东亚菱光了。”臼井撇撇嘴笑了一下。

“就是，就是，变成东亚菱光了。”

“虽然这么说有点冒犯现任的领导，但我总觉得审计人员对待东亚方面的客户格外无情，大概是看着菱光的脸色行事吧。”臼井低着头说道。

“还是无法和菱光平起平坐，无论如何，东亚方面处于劣势都是没有办法的。再加上金融厅的特别检查矛头直冲着东亚方面的客户，就更让他们提心吊胆了。”

“检查结果一出来，破产的企业还得增加。我们公司虽说不大，但是由于是建筑集团，检查格外严格。”臼井皱着的眉间渗出一丝苦痛。

“大型建筑集团都在水深火热中啊。”

“岂止水深火热，简直找不到活儿干。没有活儿，承包商也好什么也好都养活不了。”

“这么说可能不大好——你索性去申请‘再生法’^①、‘更生法’^②怎么样？这样是不是轻松些？”

“你说的的确有理，但事情没那么简单，问题太多了。有些事情是不能摆在桌面上商量的……”若木仿佛凝视远方似的眯着眼睛，眉间的皱纹更深了。看起来好像除了经营上的困难，他还有什么特别的难言之隐。

“我那里正想办法自力更生呢。不管怎么说，时装业要是出现问题，形象会大打折扣的。”

“问题公司的服装没有人愿意穿吧？”

① 即民事再生法，日本关于经营不良的企业在企业失败前向法院申请重建的法律。

② 即公司更生法，日本规定经营困难但有希望重建的公司维持、更生手续的法律。

“就是。”若木苦笑道。

“话虽这样说，自力更生应该很困难吧。能行吗？”

“不知道，没有信心。不管怎么说，还得偿还将近200亿元的设备资金呢。”

“200亿……是笔不小的数目啊。可是，我那里有这好几倍呢。”

“是不是东亚劝说你们建了那幢派不上用场的总公司大厦？”

“我们做了太多的错事啊。现在吃这种苦头一定是在赎罪。”臼井低下了头。

“赎罪……我们的罪过还真不轻呢。”若木回想起在银行工作期间自己致力于房地产融资的情形，感到十分愧疚。

“老本行干得怎样？”臼井问道。

“老本行还算说得过去。虽然同类的竞争产品出了不少，我们也正在努力奋斗。”

“那样的话，总会有什么办法的……”

“但愿如此。”若木突然看了一下臼井的眼睛。

“就像思念远方的故乡一样，离开银行也让人想念，也算得上是故乡吧。但是，来银行一看，发现他们的态度比想象中还要冷淡，所以形成了怀念与憎恨交错的复杂心境。”臼井以平静的语调说道。

“正是那样。虽然心思各不相同，但还是不知不觉地走到这里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这些离开银行的人也许就像是幽灵。”

“幽灵……？”

“对，是幽灵，对这个世界恋恋不舍、难以超凡脱俗的幽灵。所以，才会这样经常梦游般地返回过去的工作地方。”

“幽灵吗……？也许真是被你言中了。”臼井一边苦笑，一边看了看手表，突然显出一副慌张样子说道，“不好，时间到了。”

“这个时间还有会议吗？”

“哦，是些无聊的事。”白井浮现出痛苦的表情。

“是审计……？”

“不是……是去矢野专务^①那里。”

“矢野专务……？”

“为了些俗事。话说回来，还真想在真正的家乡好好放松一下，而不是在这里。”

“老家是哪里？”

“石垣，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蓝天和大海。”

“真是个好地方。”

“嗯，是个好地方。”

“什么时候一起喝一杯吧，我再跟你联系。”若木说道。

白井缓慢地走向电梯间。从走路的样子可以看出他非常疲劳。

若木把白井说的“赎罪”两个字又喃喃地重复了一遍，觉得深有同感。

若木喝完剩下的咖啡，朝电梯间望去，白井的身影已经不见了。

“白井这个人真奇怪，明明是来道歉的，却连一句感谢的话都不说。而且，他好像对我的工作很感兴趣，我得提防着点。”

“白井这个人真奇怪，明明是来道歉的，却连一句感谢的话都不说。而且，他好像对我的工作很感兴趣，我得提防着点。”

“白井这个人真奇怪，明明是来道歉的，却连一句感谢的话都不说。而且，他好像对我的工作很感兴趣，我得提防着点。”

“白井这个人真奇怪，明明是来道歉的，却连一句感谢的话都不说。而且，他好像对我的工作很感兴趣，我得提防着点。”

① 日本企业的专职董事，位于“常务”（常务董事）之上。

第一章 白井久贵的情况

1

打开门的瞬间，黏乎乎甜滋滋的雪茄香气涌入鼻腔。它在室内滞留沉淀了几个小时，由于门突然打开，使空气产生了流动，烟雾弥漫开来。屋里很昏暗，只有窗边的台灯朦胧地照着周围。仔细看看，才发现这间屋子的主人正一个人躺在沙发上，吸着雪茄，听到开门声才慢慢地把头转过来。台灯从背后照着那张脸，细长的下巴，干瘪的面颊，尖尖的鼻梁，薄薄的嘴唇，粗大的眉毛下，银色的眼镜框闪闪发光……

“矢野专务……”白井朝黑暗中低声叫道。

“请把那里的开关打开。”

白井听话地按下墙上的开关。伴随着“吧嗒”一声响，室内洒满了光明。白井不由抬起手遮了遮光线。

“把房间弄得这么暗，您怎么了？”

“我一个人整理思绪时经常这样……”

“您在抽雪茄……”

“味道很呛吗？”

“没关系，习惯了就不觉得什么了。”

“哦，你是不吸烟的。”

“是……”臼井一边回答，一边坐到了矢野对面。矢野把雪茄放到桌上的烟灰缸里。火没有熄灭，白色的烟袅袅升腾。矢野皱着眉，一动不动地盯着白烟，本来就显得神经质的脸更加神经质了。

“上次和您商量的那件事怎么样了……？”臼井开口问道。

“那件事啊……”矢野抬起头，盯着臼井说道，“菱光怎么也不肯点头，不断地提出质疑，态度很强硬。”

矢野拿起雪茄送到嘴边，狠狠地吸了一口，雪茄头烧得通红。

“还请您一定要帮忙啊……”

“我知道！”

“非常抱歉。只有专务您才是值得信赖的人了……”

“问题是菱光的说法合情合理，很不好办。”

“您指的是……”

“如果按照金融厅的指导进行分类，黑川建设要被划入可能破产企业。超债额^①巨大，而且行业本身的前景也岌岌可危。”

银行把融资企业分为正常企业、提醒注意企业、可能破产企业、实质破产企业和破产企业五大类。主要分类基准是各企业的超债额。许多企业在资产通货紧缩的压力下苟延残喘，并且由于土地、会员权、股票等的贬值，进行时价评估时造成了实质性超债，按照其超债金额的多少，它们被划分到可能破产企业以下几等。

如果被划分到可能破产企业以下几等，银行就必须在两至三年内迅速清算该债权，也就是说，要使其在银行的账目上消失。这就意味着企业面临两种选择，要么破产还债，要么就通过大宗销售等卖掉债权本身。日本银行的呆账一直居高不下，从而成为

① 指债务人负债总额超过资产总额的额度。

海外批评的众矢之的，该政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并于平成13年(2001)4月编入紧急经济对策之中。

根据该项规定，平成12年(2000)9月底的可能破产企业以下几等的债权截止于平成15年(2003)3月底，平成12年(2000)10月至次年3月底成为可能破产企业以下几等的债权截止于平成16年(2004)3月底，平成14年(2002)成为可能破产企业以下几等的债权截止于平成17年(2005)3月底，必须处理完毕。银行呆账的处理刻不容缓。

“现在还是划在提醒注意企业里吧。”臼井再次确认似的问道。

“是的。”矢野回答说。

“菱光他们的主张是划分到可能破产企业里。的确，从收益能力来看，要消除超额债务得花上三十年呢。”

“合并时没有调整分类的想法吗？”

“调整是调整了，但是，即使制定了规则，一旦进入个案分析，也就……”矢野用力吐出雪茄的烟雾，黏乎乎甜滋滋的气味刺激着臼井的鼻腔。

在银行合并中，统一贷款资产审查规则和统一体系一样，都是最大的难关之一。如何审查贷款，如何划分等级，是银行合并时最花时间的事情。如果遵从金融厅的指示，则所有银行都应该制定相同的规则，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根据银行的偿还能力，即所谓的囊中实力，黑色可以被看成是灰色甚至是白色。一旦划分成可能破产企业等，就必须准备债权额五到七成的呆账补偿基金。金融厅的意见是既然储备了足够的呆账补偿基金就可以进行支援，但是如果真那样做的话，就会因为资金捉襟见肘而无利可图。所以，各银行实际上都把打算支援的融资企业至少保留在提醒注意企业中。

即便金融检查指示中有规定，各家银行也可以各自随意改变审查基准，采取责任自负原则，也就是说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某企业在 A 行可以得到支援，在 B 行则不能，反之亦然。

然而，合并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了。如果制定了对自己不利的基准，就会变成满身呆账的银行。即便是对等合并，力量关系也会发生重大变化，因而背地里流传着很多流言蜚语，什么“马上就要破产了，所以才合并的”啦、“审查得很松，试图隐瞒呆账”啦，所以合并银行时较为严格的一方往往会受青睐，基准普遍趋于严格化。

臼井心中之所以沉重，正是因为害怕基准严格化，一旦黑川建设被认定为可能破产企业的话，将不会再得到支援。

“专务如果不帮这个忙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臼井把身子凑上前去，大声说道。

“我知道。”矢野很不耐烦，“说到头来都是因为北川总裁在那个女人身上花了大把大把的钞票。”

矢野的口中冷不丁地说出了东亚菱光银行总裁的名字。

北川隆三是原东亚银行的总裁，后来作为东亚菱光的缔造者又当上了新银行的总裁。他从昭和 36 年（1961）进入银行工作，在策划领域崭露头角，人称“东亚有北川”。精悍的脸庞，锐利的眼光，威压四方，给人难以接近的感觉。

“话虽那样说……可不知道北川总裁是不是理解我们的苦衷。”

“不知道。那个人永远是只说‘就交给你办了’那一句话。”

“专务当然可以高枕无忧了。平步青云坐到这个位置上，今后还有发展的空间。可是我只能听从总裁和专务的颐指气使，到头来弄不好还可能成为渎职。”臼井低头嘟囔道。矢野狠狠地瞪了臼井一眼。

“别说得那么绝嘛。你尽心了，我们不会亏待你的。”矢野厉声说道。

“我一度也想拒绝专务托我办的事，但是我做不到……”臼井

埋怨似的盯着矢野，矢野则不悦地把雪茄送至嘴边。

“噢，对了，刚才我碰到同期的若木了，他好像也是苦不堪言。”

“他去的是什么地方？”

“是一家叫做纽约社的时装企业。”

“是纽约社啊。”

“您知道？”

“那是新宿分行的客户，以前我在新宿分行干过。”

“好像被投资过剩拖累得很苦。”

“哪儿都一样，日子都不好过。”矢野仿佛打发他走似的说道，接着使劲吐了一口烟。臼井皱起了眉头。

2

平成5年(1993)3月，受前一年的被称之为政界支援的瀬川急便事件^①影响，东京地方检察厅逮捕了执政党民自党^②的副总裁堂丸真^③，社会上一片哗然。

① 影射“东京佐川急便事件”。1992年10月，日本自民党副总裁、经世会会长金丸信被揭发领受东京佐川急便公司的五亿日元政治黑金，被迫辞职，此后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金丸信又辞去了终身众议员。这一事件对自民党的声誉打击很大。

② 影射自民党，即自由民主党，日本的主要政党，1955年成立，在日本战后绝大部分时期为执政党。

③ 影射金丸信(1914—1996)，曾任自民党副总裁，1992年因东京佐川急便事件被迫辞职。

白井由东京郊区住宅区的分行长换岗到京都四条分行已经快两个月了。

白井与京都既无地缘关系，亦无血缘关系。虽然不太清楚为何会被换岗到这里，但由于这家分行的规模比东京的大，他的心情也为之一振，暗自下决心要好好干。他把妻子尚子和念初中三年级的儿子翔太留在东京，只身一人走马上任。这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尚子嘱咐说要多加小心，也不知指的是身体还是其他什么，也许都包含了吧。新干线的车门关上时，尚子表情显得十分复杂，虽然被玻璃挡着什么也听不到，但是嘴巴张得大大的，看得出她一字一顿说的是“加油”。

一直听说京都是个外来人难以融入的地方，果然如此。

京都话柔和动听，害得白井总以为自己已经读懂了顾客的心思，然而结果经常是被顾客耍弄，弄得他做生意时不敢吐露真心话。此外，分行里大量残存着泡沫经济时代的影响，银行职员间弥漫着颓废的空气，白井刚一上任就开除了一个下属。

包括京都在内的京阪神地区^①和东京一样，也遭遇了可怕的房地产泡沫。原以为大把大把的钞票会像滚雪球一样越聚越多，结果突然崩盘，一眨眼工夫一切都完蛋了，非但没有赚到钱，反而血本无归。筹措不到资金的房地产商们不停地讨好银行职员，请客吃饭自不必说，甚至还有送抵价券之类的准现金贿赂。在泡沫经济中丧失了良知的银行职员日日笙歌，享受着房地产商的馈赠。

白井把这个职员叫来调查情况，那个职员竟毫无愧色地说：“前任的分行长和我一样！”意思是说如果要开除我，那么前任分行长也该开除。

白井感到棘手，但还是开除了那个职员，不过他没有过问前

① 日本京都、大阪、神户一带。

任分行长的事情，也没有向人事部门报告。在白井看来，后任追究前任是不合适的。

每天都要发生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其中不乏令人头痛的，但除了认真处理之外，白井别无选择。白井很清楚这一点，默默地工作着。

“分行长，您的电话。”

“谁来的？”

“他说只要跟您说是矢野，您就会知道的……”

“矢野……？”

矢野是谁啊？白井很纳闷，该不会是……？

“白井，我是矢野。”刚一接过听筒，就传来一个久违的声音。是矢野总务部长，白井拿着听筒的手紧张起来。

“好久不见了。”

“怎么样？还好吧？”

“嗯，还可以……”

“我现在在京都，很想见见你。”矢野说话的语气和平时没什么两样，但内容却吓了白井一大跳，他顿时头脑乱作一团，不知所措。

“京都？是京都吗？”

“是啊，让你受惊了，不好意思。现在就从京都站去你那里。”

“太突然了，怎么了？”

“我马上就到，稍等一会儿，有件事要找你商量。”

“商量？找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电话里说不清楚，我现在就去分行……”

“明白了。”矢野挂断了电话。矢野昭和40年(1965)进银行，比白井早两年，曾在一处工作过，略有亲近感。他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律系，仕途一帆风顺，现任董事总务部长。